



74
6270
6

六



74
6270
8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宋史

去五味均平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四

傳

酈食其陳留人也好讀書身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六

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日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漢王據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天下何歸曰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

註別作
刻

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剗而不能授剗斷無復廉鏑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水援上黨之兵下井陘破北魏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

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陸賈楚人也有口辯常居左右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曰趙氏向使秦

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平因結謀於大尉勃卒誅諸呂安劉氏立文帝賈之謀也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

敬脫輓輅輅以木當胸挽重輦車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

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敬說曰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

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積德累善

十餘世及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

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

無周字

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

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

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

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

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

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

哭泣之聲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

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

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亢九喉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於是賜姓劉氏拜爲卽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迺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叔孫通薛人也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

蒯通、范陽人也、韓信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通

知天下權在於信、說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

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聞之召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匆匆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入深山隱居通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

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賈誼洛陽人也孝文時爲梁懷王太傅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

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以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向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天下順治，生

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之，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下數被

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今或

親弟謀為東帝

淮南厲王長也

親兄之子西向而擊

謂齊

悼惠王子興居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

天子春秋鼎盛

方行義未

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

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

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

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

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也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隨骨肉

之屬而抗劉之

抗其頭而劉之也

豈有異秦之季世乎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

為安以亂為治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

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諸

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

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

令下有之字

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令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殃禍之變、未可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

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斃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斃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楚最強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之仁恩勢不可故也

可下有也字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

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

腫足曰瘡

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

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

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隸妾。為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也。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

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

紉之裏、緹以偏諸、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

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

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

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并仁恩、并心於進

取、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

壯、則出贅、出作贅、塔。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假其父鉏而惠之。

毋取箕箒、立而諄語、諄、猶責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

時者、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眾掩寡、知欺愚、勇威怯、

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

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

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

弃禮誼捐廉耻日甚殺父兄盜者剽寢戶之簾

剽取也 擗兩廟之器擗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 白書大都之

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吏矯偽徵

發盈出十萬石粟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

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

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

不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父母兄弟妻子

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

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

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

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

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

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

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

所幾幸、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大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殷爲天子二十餘世、周爲天子三十餘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繼緜之

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爲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在衡和在軾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樂詩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舊無故
字補之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

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也貫習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

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

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忌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

之臯不及大夫顧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陞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

舊無死
而二字
神之

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烹嬰以廉耻故人矜以節行上

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為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比謂比方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彼亡國也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爰盎字絲楚人也孝文時為中郎將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騎衡騎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

同坐及坐郎署，盜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廼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戚夫人也。於是上廼悅，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盜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調，選也。仁愛士卒，皆爭爲死。

晁錯，潁川人也，以文學爲太子家令。是時匈奴

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兵法有必勝之將，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

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袒裼肉袒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

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

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則匈奴之弓弗能搭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
 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
 騶發矢道同的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的言其工妙
 則匈奴之革筥木薦革筥以皮作如鎧也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也弗能
 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
 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
 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
 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

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
 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死爭勝跌而不振蹉跌不可
復起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
 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
 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
 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
 官制之兩軍相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
 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

之南越也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

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

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

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其性能寒

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

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饋於道饋什秦民見

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發之不順

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

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

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

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

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

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

澤為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

而行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

擾亂邊境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

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胡又已去聚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謂胡人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縣官為贖得漢人官為贖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

東方諸郡次當戍邊

不習地勢

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惠也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

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生死相卹墳墓相從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

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文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勦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將以匡朕之不逮、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

志、無有所隱、錯對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望之若父

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

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奢欲無

極，民力疲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恐機

發陷禍而諛以求自全，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

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憊，刑罰暴酷，輕絕人

命，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

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

製，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

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

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

舊無貧人至侵者十二字補之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天子善之遷大中大夫錯以諸侯強大請削之後吳楚反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

一人謝天下也後十餘日廼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也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被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五

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以貲爲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耶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從行至霸陵上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橋在兩岸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蹕止行人

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

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

是足矣且罪等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

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

抔土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許

廷尉當

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

也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

不如廉頗李牧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時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

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復問曰公何以

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

制之門中櫪為闡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

非空言也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

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

胡滅澹林胡名也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臣竊聞

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

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壹入尚帥車騎擊之所

殺甚衆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

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

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

無時字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荀悅紀論

曰以孝文之明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排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馮唐皓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由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之不易忠臣自固之難在明世且由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汨羅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樸忠誠高祖知之以為安劉氏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已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拊襟屈於獄吏可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由孝子之於其親也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也退而憂非懷寵也忠結於心戀慕不止進得及時樂行其道也故仲尼去魯遲遲吾行也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蓋彼誠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湘弔屈原惻愴慟懷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哭泣而從之死豈可謂非至忠乎然而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又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哲所以傷心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人正直以嚴見憚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

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責大指而不

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

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

閣作閣

五

以瘡人然至其輔少主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
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
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廁謂牀邊丞相弘宴見
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
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
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
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
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也紛亂而公以

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
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
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
名曰至言其辭曰夫布衣草帶之士修身於內
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
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
下響應秦非徒如此也又起咸陽而西至雍離

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
 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
 騫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
 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作壁如甬道隱築也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冶銅錮
 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

上成山林為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蓬顆猶裸秦以熊羆之
 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
 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
 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
 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地之
 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
 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

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尊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洲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疲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身

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之義，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非言不能，胡此畏忌。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故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

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
 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
 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
 則弔哭之為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
 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
 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
 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
 而令問不忘也

鄒陽齊人也事吳王濞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

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去之

梁從孝王遊陽為人有智略忱慨不苟合介於

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

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廼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

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厚養

荆軻令西刺秦王其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白虹兵象也日君象也衛先生為

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

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

食昂昂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議願王之知之也左右不

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

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

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

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

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

荆軻首以奉丹事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

刺始皇於期自刎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

却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

以奢故也義不苟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

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

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惡於燕王燕王

按劍而怒食以馱馱馱馱駿馬也敬重蘇秦雖

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昔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范睢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故不能自免於疾妬之人也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

乞下有食字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夫晉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也今人主誠能去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
 施德厚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跡之客
 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荊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
 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
 輪困離奇根柢下本也輪困
離奇委曲盤戾也而為萬乘器者以
 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珠和璧
 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
 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
 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
 則人主必襲案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

舊無之
君二字
補之

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廝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迴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泉，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

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

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也宣帝初卽位溫舒上

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壹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德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齮於芻蕘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
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
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
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
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
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練而周內之
精孰周悉致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
之法中也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

獄吏專為深刻殘賊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
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
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
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
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詭唯
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
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

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舊無與副至等俱十四字補之

蘓建杜陵人也子武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人夜亡告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胡官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

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

策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脇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

舊無去字補之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至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攸見乎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

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
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
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
可知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武曰武父子無功
德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
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斧鉞湯鑊誠
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無所恨願
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
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

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
陵與衛律之罪上通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
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在匈奴聞上崩南向號哭歐血且夕臨數月卒
得全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
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
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
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
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成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明下有
著字

韓安國字長孺梁人也為御史大夫是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

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強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疲虜以全制其弊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

襲下有
擊字

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

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効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

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臣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

地千里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闢數千里以河爲境匈奴不敢飲馬於河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隨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

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脇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壯士審遮險阻吾勢已定或營

劉向新
序繆巧
作詭妙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擊之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諸將竟無功恢坐自殺

董仲舒廣川人也下帷讀書二年不窺園舉賢
 良武帝制問焉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
 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聖王已沒鐘鼓篳弦
 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作
 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
 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
 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
 諄繆而失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與夙興夜
 寐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舊無日以仆滅四字補之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
 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
 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
 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
 延及羣生士大夫其明以諭朕靡有所隱仲舒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
 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
 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

祐舊作祐改之

舊無將字補之

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
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
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
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効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
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
非其道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

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復興
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
可得反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諸侯背叛廢德
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
怨惡蓄於上上下下不和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
此灾異所緣而起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
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陶人作瓦器謂之甄猶金之在鎔

唯治者之所鑄、綏之斯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

無任字

之肯爲也、今廢先王任德教之官、而獨用執法之吏治民、無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

矣。孔子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皆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棄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

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臨川而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

祐舊作
祐改之

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之靈德，施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制曰：蓋聞虞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

望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今陰陽錯謬、羣生寡遂、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明其指略、稱朕意焉、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虞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文王順天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

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所遇之時異也、陛下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竊有所怪、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奸邪、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

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與與上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躑躑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斃民民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怒而出其婦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

人下有之字

爾瞻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効、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六

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為郎、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

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楸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公孫弘，菑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乃學春秋。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對策焉。武帝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童，無草木也。澤不涸，麟鳳在郊，藪

龜龍遊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

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卽賦歛省、不奪民時、卽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卽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

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悅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至也臣聞之仁

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弊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

弊作蔽

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為丞相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以聞上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躡而

舊無下
緱氏二
字補之

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偃之遷齊王大傅轉御史大夫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

爵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

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

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
 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朋
 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
 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

舊無石
 建一字
 補之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
 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
 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嚴助會稽人也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

羣書治要 卷之十八
甌告急太尉田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
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不屬於
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
故弃之且秦舉咸陽弃之何但越也上廼遣助
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
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
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
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也三代之盛胡
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
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
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
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
阻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
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
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
易行之甚難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

內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

而勞蠻夷也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

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

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

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

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輿轎竹輿車也領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

山嶺也不通車運轉皆擔輿也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舊無竹輿二字補之通下有船字

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

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

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會天暑多雨樓

船卒水居擊權未戰而病死者過半親老哭泣

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

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

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

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爲邊城作難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

道路言，閩越王笏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委質爲藩臣，世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疲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

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尅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尅，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在前行故曰顏也，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四海爲境，九

洲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吾丘壽王字子鸞，趙人也。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繁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

舊無民
不得挾
弓弩六
字補之

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臣愚以爲禁民無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弊、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

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鋸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乎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

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主父偃、齊國人也、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旣平、春蒐秋獮、所

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聖王重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和勝必弃之、非民父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

地千里以河爲境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踰河而北
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
帷幕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
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
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
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下盛德

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
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
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
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也夫匈
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
周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
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
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

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

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

也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此得失之効也書奏

召見廼拜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偃

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

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

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

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母尺地封則仁孝

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

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樂燕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

陳涉無千乘之尊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非

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

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

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亂而政不修此

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

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

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臣聞圖王不成其弊足以安安則陞

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嚴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秦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壹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民得免戰國、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

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

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穢州，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弊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

城數十，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天子納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

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還、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而天下潰叛、賴聖漢初興、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故謚爲孝文、廟稱大宗、至孝武皇帝、大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却匈奴萬里，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公孫勇等詐爲

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獨居一海之中，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

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弃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弃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乃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

殺吏民，背叛爲逆。今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

至作獵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即位，待詔金馬門。建元三年，上始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至長楊，東游宜春，夜出夕還。後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價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弋獵之處，恐其不廣。如天不為變，則三

舊無取
給萬民
所五字
補之

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

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
 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弃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
 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
 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
 也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
 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不敢斥天子故言輿是其不可
 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

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

紂於宮中設九市也

而諸侯叛靈

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
 萬死上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
 斤然遂起上林苑武帝時公主貴人多踰禮制
 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朕
 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
 上古之事經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
 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

舊無苑字補之

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爲席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簪璫珎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

甲乙帳名燔

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

舊無今則不然四字補之

以上可以語上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互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紂時佞臣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

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墮國家為墟故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啍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陽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

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下本仁祖義哀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

廣下脫其字

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